

新譯文叢刊

著 夫涅格屠·俄
譯 岑 海

三
肖
像



出版社刊

新 譯 文 叢 刊

三 肖 像

俄·屠格涅夫著 海岑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949 •

新譯文叢刊

三 肖 像

著者 俄·屠格涅夫

譯者 海 岑

編者 巴 金

發行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定價 基本 九元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滬二版五〇〇冊)



ab Myorenly

目次

猶太人

決闘家

三肖像

後記

一

三九

一四一

一九九

猶太人

……『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上校，』我們末了對尼古拉·伊里契說。

上校微笑着，從他的鬍髭間噴出一圈煙，把他的手掠掠他的灰白的頭髮，望着我們思忖着。我們全都極其喜歡和尊敬尼古拉·伊里契，爲了他的好心腸、常識、以及善意地縱容我們小伙子。他是一個頗長、闊肩膀、身體結實的人；他的黝黑的面龐，『輝煌的俄羅斯人的面龐之一，』●正直的伶俐的眼光，柔和的微笑，丈夫氣概的嘹亮的聲音——他的一切都討人歡喜和吸引人。

● 萊蒙托夫的司庫官的妻子——作者註。

「好咧，那末聽着，」他開始。

這是發生在一八一三年，在丹澤的前面。●我那時是在甲騎兵的E——團裏，而且我記得，剛才陞爲軍旗手。打仗——這是一宗使人興高彩烈的職業；而進軍也是够愉快的，可是在一支圍攻的軍隊動作卻是可怕地遲緩了。那兒在某種壕溝裏面一個人坐掉整個快樂的日子，在蓬帳底下，泥地或是稻草上面，玩着紙牌從朝晨一直到夜裏。或許由於單純的無聊，一個人走出去守候炸彈和熾赤地穿飛的子彈。

起初法國人用出擊來跟我們消遣，可是他們很快地退卻了。我們不久也厭惡了搜索糧食的遠征；事實上我們被那種死樣的沉悶所壓倒了，我們快要爲了全然的厭怠而

● 一八一三年爲拿破崙東征莫斯科之翌年。英國結合第五次歐洲大同盟攻法，俄國亦參加此役。丹澤爲德國領土，薩波羅的海之丹澤灣，維斯杜拉河口，乃軍事重鎮。——譯者。

咆哮了。我那時還不過十九歲；我是一個健康的小伙子，像一朵延命菊那樣地新鮮，什麼都不想祇是盡量地由法國人那裏尋歡作樂……在別的方面也是一樣……你們懂得我的意思是指什麼……而這個就是所發生的事情了。由於無事可做，我開始賭博了。突然間，在大輪特輪之後，我的運氣轉了，將近早晨（我們慣常在夜裏賭的）我已經贏了一筆很大的款子。精疲力竭而瞌睡，我出來走到新鮮空氣裏，在一個土墩上坐下來。這是一個璀璨的平靜的早晨；我們的堡壘的冗長的防線消失在霧靄裏；我凝睇着直到我疲倦了，於是就在我坐着的地方開始打起盹來。

一聲審慎的咳嗽驚醒了我：我張開我的眼睛，看見面前立着一個猶太人，一個四十歲的男人，穿了一件長衣裾的灰色寬袍，拖鞋，一頂黑的吸煙帽。這個猶太人，他的名字叫做基雪爾，常常在我們的營帳邊蕩來蕩去，像一個經紀人那樣地當着差，拿給我們酒咧、食品咧，以及其他這類的小東西。他是一個微瘦的、紅頭髮的、麻臉的矮子；他不停地雲着他的細小的眼睛，那也是帶點兒紅的，他有一個長的鷹爪鼻，老是在咳嗽。

他開始在我的周圍徧促不安，諂媚地鞠着躬。

「喂，你要什麼？」我終於問他。

「噢，我不過——我不過跑來看看，老爺，看您尊駕在某種方面是不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不需要你；你可以走了。」

「爲您尊駕效勞，如你所希望的……我想總會有點兒事情，老爺……」

「你煩擾我；滾開，我告訴你。」

「一定，一定，老爺。可是您尊駕必須允許我來祝賀您的成功……」

「嗨，你怎麼知道的？」

「噢，我知道的，確我知道……一筆很大的款子……很大……噢！多麼大的……」

基雪爾攤開他的手指，搖晃着他的頭。

「可是說說有什麼用處？」我悻悻地說；「錢在這兒有什麼鬼的好處？」

『噢！不要這樣說，您尊駕，呢，呢，不要這樣說。錢是個絕妙的東西；總是有用的；您拿了錢，任憑什麼東西都能夠搞到，您尊駕；任憑什麼東西，任憑什麼東西！祇要對這個經紀人說句話，任憑什麼東西，他都會給您搞來，您尊駕，任憑什麼東西！任憑什麼東西！』

『不要撒謊，猶太人。』

『呃！呃！』基雪爾重說着，搖着他兩鬢的髮髻。『您尊駕不相信我……呢……呢……』那猶太人閉着他的眼睛，慢慢地左右搖晃着他的頭。……『噢，我知道這位軍官大人會喜歡什麼……我知道……的確我知道！』

那猶太人裝出一種極為狡黠的睨視。

『當真！』

那猶太人膽怯地向周圍溜轉，於是對我偃下身來。

『這樣一個可愛的人兒，您尊駕，可愛啊！……』基雪爾再閉着眼睛，掀出他的嘴唇。『您尊駕，您祇要說句話……您往後自個兒瞧好咧……任憑我現在說什麼，您祇

管聽着……可是您不會相信……還是叫我帶給您瞧吧……就是這麼會事，就是這麼會事！

我不響；我盯着那猶太人。

『喂，那末一切定當咧；那末好咧，好極了；那末我就帶給您來瞧……』

於是基雪爾大笑，欣然地拍拍我的肩膀，可是立刻又跳了回去就像他被燙傷了一樣。

『可是，您尊駕，先付一點兒怎麼樣？』

『可是你在作弄我，會帶給我瞧什麼嚇烏鴉的稻柴人吧？』

『呃呃，說的什麼話喲！』那猶太人以罕有的激昂宣稱着，揮搖着他的雙手。『您怎麼能够嘛……倘使這樣，您尊駕，您下命令把我抽個五百……四百五十鞭，』他慌忙補充着……『您下命令——』

那個時候我的一個夥伴揭起了他的蓬帳的邊緣，喊着我的名字。我趕忙立起身來，

拋給那猶太人一個金幣。

『今兒晚上，今兒晚上，』他在我後面囁囁着。

我必須承認，我的朋友，我有點不耐煩地期待着晚上。就在那天法國人又作了一次出擊；我們的團出發截擊。黃昏來了；我們圍着火坐着……兵士們在燒粥。我的夥伴們聊着天。我躺在我的大氈上，喝着茶，靜聽我的夥伴們的故事。他們提議打紙牌——我拒絕參加。我覺得很興奮。軍官們逐漸地散到他們的蓬帳裏去了；火開始漸漸地熄下去；兵士們也散了，或是當場睡熟了；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我沒有起來。我的傳令兵蹲在他的腳踵上，在火的前面開始在打盹了。我把他遣走了。不久整個兵營都寂靜無聲。哨兵已經調班了。我依然躺在那兒，就像在等待什麼東西。星子出現了。夜來了。久久我廝守着那將熄的火燄……那最後的火熄掉了。『那該死的猶太人在作弄我了，』我忿忿地想，正要立起來了。

『您尊駕，』……一個顫抖的聲音貼近我的耳朵囁囁。

我向周圍張望：基雪爾。他的面色非常地蒼白，他訥訥着，囁囁着什麼。

『讓我們到您的蓬帳那兒去，老爺。』

我立起來跟着他。那猶太人趑趄着，小心翼翼地踩過那短短的潮濕的草地。我看見在一邊有一個子然的裹着身體的人影。那猶太人向她招呼——她走到他的身邊。他跟她竊竊私語，面龐掉過來朝着我，幾次領着他的頭，我們三個人一同走到蓬帳裏去。說來可笑，我是屏住了氣息。

『您瞧，您尊駕，』那猶太人喫力地囁囁着，『您瞧。此刻她有點兒吓嚇着了，她吓嚇着了；可是我告訴她這位軍官大人是個好人，一位輝煌的人物……別嚇了，別嚇了，』他繼續着——『別嚇了……』

那裏住的人影一動都不動。我自己慌亂不堪，不曉得要說些什麼。基雪爾也是倉皇地徬徨不安，做着古怪的手勢……

『無論如何，』我對他說，『你出去吧……』基雪爾好像是不願意地服從了。

我走近那裏住的人影，溫柔地揭掉她頭上的黑兜頭。丹澤市裏正有一場火災：由那遠處的大火的矇矓的、輝輝的、搖閃的紅光，我看見一個年青的猶太女人的蒼白的臉龐。她的美震驚了我。我朝她面對面地立着，默默地凝視着她。她沒有擡起她的眼睛。一陣輕微的繃繃使我向周圍巡望。基雪爾小心地在蓬帳的邊緣底下探進他的頭來。我忿怒地向他揮着手……他不見了。

「你的名字什麼？」我終於說了。

「莎拉，」她回答，剎那間我在黑暗裏覩見她的大而修長的眼睛和小而甚至發亮的牙齒的瑩白的閃爍。

我抓了兩隻皮座墊，攢在地上，要她坐下。她瀉掉了她的披巾，坐了下來。她穿了一件哥薩克式的短茄克，前面開口，釘着圓的鑄花的銀鈕扣，有一雙寬大的袖子。她的烏黑的濃髮在她的小小的頭上盤了兩圈。我在她的旁邊坐下，握着她的褐色的纖長的手。她稍微抗拒一下，可是好像怕朝我望，她的呼吸有點急促。我讚美她的東方型的輪廓，怯怯地

緊捏着她的冰冷的震顫的手指。

『你可懂得俄國話嗎？』

『是……一點兒。』

『你可喜歡俄國人？』

『是，我喜歡他們。』

『那末，你也喜歡我吧？』

『是，我喜歡您。』

我想把我的胳膊摟住她，可是她迅速地避開了……

『不，不，請不要，老爺，請不……』

『噢，好吧；那末無論如何，朝我望。』

她讓她的烏黑的銳利的眼睛停留在我的身上，立刻又帶着微笑扭開了，面龐漲得

緋紅。

我熱烈地吻着她的手。她從她的眼臉底下偷看我，低聲地笑着。

『這個算什麼？』

她把面龐躲在她的袖子裏，笑得益發厲害了。

基雪爾在蓬帳門口出現，對她搖着他的指頭。她止住了笑。

『滾開！』我從我的齒縫裏對他囁囁着：『你使我厭煩！』

基雪爾並不走開。

我從我的衣箱裏抓了一把金幣，塞在他的手裏，再把他推出去。

『您尊駕，我也……』她說。

我丟了幾個金幣在她的衣兜裏；她像一隻貓似地猝然攫取了牠們。

『呃，現在我一定要親個嘴。』

『不，請不要，請不要，』她以一種吓嚇着的、懇求的聲音支吾着。

『你嚇些什麼？』

『我害怕。』

『噢，胡說八道……』

『不，請不要。』

她膽怯地望着我，稍微把她的頭側在一邊，緊握着雙手。我放過了她。

『倘若您喜歡……這兒，』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她說，她把她的手舉到我的嘴唇邊。沒有多大熱烈，我吻着牠。沙拉又笑了。

我的血沸騰了。我自個兒煩惱着，不知道應當怎麼辦。實在，我最後想道，我是怎麼樣的一個呆子啊。

我再轉過身來朝着她。

『沙拉，聽着，我愛上了你咧。』

『我知道。』

『你知道？那末你不生氣？那末你也喜歡我吧？』